



小火车上乐观荷

◎陈顺源

五三

◎吴炜

五三者，B镇人也。盖因1953年生人且幼时患病致愚，市人戏呼之“五三”。海角天涯，年来年去，春时自粤返苏偶见五三，颇生感慨。

当我在西街尽头看到五三的时候，他是佝偻着的，披着蓝灰色外套，单手拎着不大的白色塑料桶，蹒跚地走进小巷深处。这是个晴日午后，阳光灿烂刺眼，我只瞥见五三的侧脸便识别出来，虽七十岁的五三已老了许多。西街属于古镇广义上的拆迁区，除了街口新建的奥特莱斯和街尾暂时保留的小片住宅外，大多已人去楼空，拆得七零八落。所以，竟然在西街还能见着五三，不可谓不惊喜。

五三的尊号当然来自戏谑，但取意类于康熙、乾隆，都是年号，也算得上雅致。五三姓甚名谁，我不知道，或曾知道而现在忘了。古镇的百家姓，最常见的就是“一缪二徐三蔡四于五周六唐七沈八杨”。首席缪姓来自苏州，编述历历，还曾在清代出过状元，次位徐姓则是著名的“清风不识字”文字狱的当事方，小镇文化底蕴深厚——可这与五三并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智力上的少许缺陷，我猜测他是不识字的。

记忆中的五三，曾是个健壮男子，中等身材，剃着近乎光头的寸头。圆滚滚的脑袋上虽比较整齐地摆放着五官，却总带着几分脏，还有永远刮不干净的胡茬，使得整个人宛若来自战壕或煤窑。他藏在长长的睫毛后面的眼珠是闪亮亮的游离不定的，加上习惯性地歪嘴嗤笑，使旁人总能联想到傻气和狡黠。五三永远穿着纺织厂配发的厚实的紫色暗竖纹工作服，我甚至见过他头戴灰黄色的工人藤盔在繁花似锦的西大街走街串巷。

五三没有正经营生，常在小镇游荡。小镇历史上有寿圣寺、东岳庙、关帝庙、法慧庵、准提庵等等，总之东西南北都有寺庙和祠堂，飞檐翘角，幽静肃穆。我大开脑洞，设想五三若活在过去，大概就是济公和尚疯癫模样，游荡

于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的诗歌中。然而，现实的五三并没那么浪漫主义的不羁，他只低垂着脑袋，成日溜达在西街的石板路上。

五三是属于西大街的景，那里吸引他的元素很多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西街入口南边是两层楼的东风饭店。清晨时，包括五三在内的不少西街居民会去那里吃烧卖和蟹黄包，他们满嘴都是黄澄澄的蟹油，面孔在门廊蒸腾的水汽掩隐下忽隐忽现。饭店隔石板街对望是家裁缝店，那店门还用着古老的一条一条的木板，里间是一大摞一大摞成捆的绸缎布料。五三当然不会去量体裁衣，他大概只是被年轻的女店员吸引驻足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当时的五三的确有些油腻，会对劳动妇女们说些“下流话”，然后招来一顿斥责，满意而去。

其实，纵然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东风饭店和裁缝店也只能算是西街兴旺商业的历史遗存了。在曾经辉煌过去，西街有不输于东街的众多商铺，诸如香烛店、理发店、烧饼店、瓷器店、药店、面店、银铺、染坊等等。外公的父亲就是开小小的“缪家铺子”的，大外婆家族的东大升、西大升香号远近闻名。到我童年时，西街多是烟雾弥漫的煤饼炉子、人丁兴旺的人家，以及占地甚广的粮食管理所。那时候的西街，路边尽是盛开的藿香花朵。

广义上的西街还有第二卫生院、运河码头和众多的工厂，兴致来时，身体强健的五三还会跑去西街外围的工厂区。那里有千人规模的染织厂、帆布厂、针织厂，小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此工作。在孩子们或五三的眼中，气势宏伟的厂房，一排排刷着绿色油漆的纺织机发出的巨大轰鸣，构成了那个时代小镇最典型的工业化的风貌。只是五三与工作日汹涌的自行车车流并无太大关系，他仅是想蹭蹭帆布厂的公共澡堂，或纺织厂周末的职工舞会。也正因为这种置身事外，所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某个

时刻，他大概是那个冬天小镇上唯一能笑得出来的人。

五三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之一，竟是看我的外公钓鱼。外公原是北街上石油机械厂的会计，退休后常戴着草帽、挎着竹篓去虹桥西钓鱼。那一带一碧千里，河湾交错，又不似小镇其他方位的河道货船如梭，所以必是个钓鱼的好去处。外公钓鱼时，五三杵在他身边安安静静观看，然后对渔获品头论足。因为熟络，一同是西街居民，五三甚而经常上门催促外公去钓鱼，有时我恰好也在——外婆家厚实的木门被猛地咯吱一声推开，铜环叮当作响，五三摇头晃脑走进来大声问道：“老渔翁在不在啊？”

外公去世时，是非典期间，我被封闭在南京校园里。听说出殡时，五三来了，说了句“老渔翁睡了啊”，便悻悻然走了。

作为自恃清高的学生，我们与五三的实际接触并不多。或者说，迎头碰面不少，但并没说过话。清冷的早晨，当我们骑车奔向中学晨读时，见着红日从卫海桥的东边升起，却不会留意到步行道上的五三。我们一干文学社的孩子在银杏树下朗诵欧·亨利小说，少年意气，渺万里层云时，也不曾注意过夕阳下五三的影子。我们和他，既近又远。人生短促、聚散无常，西街几年前拆了，更外围的工厂建筑早已换了新的主人。当我和同龄人离开美丽的小镇，扎进繁华都市的喧嚣时，却只有五三从不曾离开。

在五三惊鸿一现的那刻，我正流连于西街尽头繁盛的花花草草之间。走过沿路的断壁残垣，特别是去过外婆家的小楼后，街尾几间仍充满着生机的院落点亮了我灰暗的心情。这是四月，争奇斗艳的鲜花装裱着小院春色，月季爬满院墙，紫藤花如瀑布般怒放。就在这个春天，无数个柳绿桃红的小院单元组合成了我的小镇，构成一个锦簇的壁垒。在这精制的壁垒里，关着五三，也关着我童年的记忆。

露天电影

◎彭常青

岁月
流金

某天，看到友人在朋友圈说自己所在小区正在放映露天电影，我连忙询问具体位置，打算去看一看。

至于放映什么内容并不重要，我只是纯粹想现场回味一下那种氛围。对于露天电影的钟爱，源于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结。

相信20世纪中后期出生的人，对露天电影都不陌生。那时剧场少，露天电影普遍受欢迎。记得小时候，一听到高音喇叭里有悠扬歌声响起，便知要放电影了。循声望去，已见雪白银幕在简易的毛竹上高高挂起，那心情要多激动有多激动。

童年记忆里，电影放映员是个非常让人羡慕的职业。因为父亲的关系，我认识了放映员，这使得我经常有机会接近他们。放映队长是名退役军人，一年到头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绿军装，他为人和善、周到、热情。每次遇见放映员，我总喜欢往前凑，看他们架机布场，看他们安装胶片、制作幻灯……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么引人入胜，于是长大后当一名放映员的梦想便开始在我的心头萦绕。

说来也巧，一次偶然机会让儿时的梦想变成现实。那是刚到部队不久，借调在团政治处从事宣传报道的我，因能写会画的特长被推选到电影组，开始了电影放映生涯。

听老班长说，过去他们常要下连队放映。那时候，全团所属营连高度分散，驻地偏僻，条件艰苦，业余文化生活严重匮乏，战士们看场电影如同过年。夜幕降临，在营房开阔地上，一块简陋的幕布和一台16mm的放映机，便能让大家沉浸在电影世界。雄浑的战争片、幽默的喜剧片、动人的爱情片，都能激发大家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。

连队战士对于观看电影很是期盼，因此，驾驶着手扶拖拉机送影下连的电影组放映员所到之处总特受欢迎。听着老班长讲述过去的故事，我似乎也能感受到电影所带来的神奇力量。当战友们在电影中笑着哭着，当他们情感汹涌时，我的心也随之起伏。

时过境迁，当我受训成为电影放映员时，部队条件已改善很多，连队都配备了彩色电视机和录像机，不用再下去巡映了。我们的电影机也由16mm换成了35mm，基本只在机关礼堂里放映。每周，我们都会收到上级流转来的各类影片和配发连队的录像带，放映频率比过去高了许多。

但由于礼堂设施陈旧，通风散热不畅，每逢夏季高温，就得在户外露天放映。篮球场上，在机关和附近连队官兵到达前，家属院的孩子们已早早拿着小板凳在前面占好位置。那样子，像极了小时候的我们。

难忘第一次放映露天电影时的情景。一幅巨大银幕悬挂在两树之间，全体官兵整齐划一地在小马扎上落座，我开始按程序播放自己制作的时政宣传和当日影片介绍幻灯片。当好一名放映员并不容易，除了要会操控、维修保养放映机外，能写会画是最基本的素质。日常写标语、画海报、制作幻灯片，少不了这些技术活儿。

我启动马达，按下播放按钮，银幕上瞬间映出清晰的电影画面。90分钟很短也很长，两台机器不间断交替放映，丝毫未影响大家的观感。放映结束，全场情不自禁地鼓起掌，这一天，成为我放映员生涯中最珍贵的回忆之一。从那以后，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使命，将美好的电影带给全体战友。

时光如流水。几年后，我告别军营，开始新的旅程，但那段放映露天电影的经历却永远留在了心底。

心窗
片羽